

“奶奶去世前一周写的字,帮忙辨认一下……”

2023年,豆瓣“史上写字最烂小组”迎来一场沉重的求助——辨认老人去世前一周写的字,至今无确切答案。然而,更多相似字条涌来,一场“辨认天书”的公益活动就此持续。

辨认老人去世前写的“天书”

25岁的冀梦雨刚踏上教师岗位,成为一名语文老师。2020年寒假期间,她在网上搜索“怎么练字”而“误入”豆瓣“史上写字最烂小组”。小组“每帖必回”的活跃表现使她在2021年11月成为新一任组长。

2023年5月,一个求助帖称奶奶在病房写了一些字,她认不出来。这则求助帖让冀梦雨心情沉重,她给帖子设置了最高曝光度,希望更多人看到。那是一页会议纪要,奶奶用尽力气写了四五行,笔画扭曲、行列交叠,有些字相对清楚,如“我”“留下”“晚上”,但大部分的字至今无人能确切辨认。冀梦雨很遗憾,回复量太少,即便她用尽方法,也没能让帖子得到更多关注。

隔了一段时间,帖子被搬运到其他热度更高的社交平台。虽然奶奶要“留下”什么、“晚上”要做什么仍是谜,但冀梦雨的小组被更多手握相似

纸条的人看到。原来,有那么多人珍视着家人最后时刻留下的只言片语,却又读不懂这份沉重的“天书”。

网民互助为“涂鸦”认字

这些等待辨认的字迹,大多像一团团符号,层层叠叠、笔画残缺或歪斜变形。小组成用笨办法尽力还原,有的用涂鸦笔顺着轨迹描一遍,再在空白纸上按轨迹重写;有的把笔画拆分再重新组合。组员们一个字一个字地认,虽没能认出所有字,但会帮忙增加帖子热度。冀梦雨称之为“非常庞大的一种现象”。

原本轻松的网络空间被沉重话题填充,冀梦雨理解求助者和小组“原住民”。她试图寻找平衡,订立规则,不允许求助帖单独发布,以免影响小组流量。她专门设置求助专用帖“辨认亲人字迹求助专栏”,注明“未加入小组也可回复”,并仔细查看每一个新出现的图。

一张写于重症监护室的

字条,成为最快被认出的字迹之一。2023年11月20日19点10分,求助发布,不到50分钟后,答案在多条留言里拼凑出来,老人写的是“口里有东西”。当时很多人帮忙认,猜测病人想表达喉咙里有东西。病人还在重症病房,大家都很着急,结果真的在很短时间里认出来了。求助者回复说跟医生表达了这个可能性,医生发现病人喉咙里确实卡了东西。几个月后,帖子有了更新,病人已转到普通病房,1月出院。这个帖子给了小组很多人,甚至是组外的很多朋友很大的鼓励。

认字是帮助他人抵抗遗忘

两年过去,求助者有几百个,但真正被辨认出来的可能就几个。很多人求助时会回忆老人生前有趣的事,他们不单纯是为了求助,而是在那一刻意识到老人生活痕迹的珍贵。

在新的日常里,冀梦雨习惯每天查看小组有没有新留



言、新回复。没有人一直待在组里辨认,但一直有人在辨认,这是属于“烂字”小组的生生不息。随着求助者增多,跟冀梦雨发私信的也多了。她也意识到,字条对求助者而言是牵挂、念想,是怀念时的具体载体。

在很多求助者生活里,“烂字”小组只停留一瞬。有人发布求助信息后不再回来,有人再回来时已过了很久。在冀梦雨看来,网上的图片和文字,可能是他们抵抗遗忘的一丝努力。他们反复表达“谢谢”,有的过半年、一年还会回复帖子。也许字到最后也没被认出,但一直有人在帮他们。每次回来,就是求助者又想的那个人了,回复“谢谢”时,就像在告诉离开的人,自己一直在好好生活,只是又想起他了。(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9.28)

全职照顾痴呆妈妈4年,把她当成孩子养



社交平台上,“植树和袁妹妹”记录了32岁的张植全职照顾母亲的生活。镜头里,他给母亲梳“哪吒头”、轻拍哄睡、调试水温,母子间的温暖令人动容。然而,质疑声也随而来,有人不解他为何不雇保姆、给母亲洗澡等。但更多网友给予温暖鼓励,让他在疲惫中找到坚持的力量。在他心中,照顾母亲是本能,而非选择。妈妈变成“袁妹妹”

2019年闷热午后,从妇产科退休的袁家凤突然拿出白大褂,对着镜子摩挲后向儿子“你是谁”,陌生的眼神让张植心痛。自2013年起,母亲变得暴躁、记忆力衰退,2019年退休后情况急剧恶化,沉浸在自己的世界,坚称家里有小偷,还“偷”超市东西。张植带母亲去医院,确诊为额颞叶痴

呆,这种罕见病高发于50多岁女性,发病快且难以治愈,医生诊断母亲只剩5年时间。

此后,母亲心智迅速退化,先忘记“妈妈”角色,后把“妹妹”挂在嘴边指代所有女性。张植蹲下轻握母亲颤抖的手,称她“袁妹妹”,从此这成了母子专属称呼。短短两年,母亲生活无法自理,脾气暴躁易怒。张植找不到保姆,父亲和亲戚建议送母亲去精神病院,他却决定自己照顾。2021年10月,父亲拒绝照顾母亲,张植关闭走上轨道的公司,把母亲接来同住。所有人都说他傻,但他心意已决,要陪母亲走完余生。

家中贴满提示,时间精确到分钟

走进张植家,玄关置物板上“出门前上厕所”的红色大字醒目,旁边是16项“睡前检查”清单。橱柜里,早午晚餐时间精确到分钟,因为母亲对饥饿感觉失灵。饭点时,张植用专用大碗装满食物,倒入核桃油,撒上剪成指甲盖大小的营养成分。母亲吞咽能力变弱,

稍不注意就可能噎着、呛着,吃饭对她可能是致命的事。母亲生理机能也一同失去,每天尿湿裤子、鞋子多次。冬天,母亲常在屋里尿湿,张植赶紧带她去浴室冲洗,换衣服时母亲抗拒且力气大,等洗完澡,他自己也浑身湿透。

张植最害怕母亲生病。一次母亲感冒仍不愿停下,张植一边牵着她一边做饭,单脚站立拦住想离开的她,因为医生说再摔一次她可能起不来。即便慎之又慎,意外还是发生了。母亲57岁最后一天,散步时猛地挣开他的手摔倒,呕吐不止。所幸治疗及时,没有更大问题。4年多来,他常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,因长期照顾母亲,心脏也出现异常。看病时,他将母亲托付给朋友,仍不放心地不时打开手机监控查看。

把母亲当成2岁孩子养

张植手机里存着母子俩在20多个城市拍的合影。2023年带母亲到乐山大佛下拍照,记录母亲最美瞬间。有人质疑他带母亲出门是自我感动,

他却认为出门能激发母亲大脑思考。

张植让母亲一年四季穿白衣,因为母亲做了一辈子妇产科医生,发病时披着白大褂往外跑,回家后拽紧领口不愿脱下,从此偏执地将白色纳入生活。衣服、玩偶等都选白色,他认为白色里有母亲丢不掉的记忆和故事,是她所剩不多的思考与尊严。

面对不理解,张植不解释、不抱怨。朋友和网友给予他支持与温暖,朋友鼓励他带母亲聚会,送坐式浴桶,邀请他们参加婚礼。2022年夏天,朋友上传的视频获9.3万点赞,为他带来转机,通过自媒体运营解决母亲费用问题,也让更多人了解他们的故事。

张植在直播间挂上《照顾手册》,第一条写着“把她当2岁孩子养,要记得她疼过你32年”。他的经历让全职照料父母的群体进入更多人视野,他们需要被“看见”和理解。愿我们在父母遗忘世界前,成为他们的光。

(摘自《读者》2025年8月)

600年风雨沧桑,《永乐大典》全球仅存400余册

今天,当我们刷手机、查知识时,恐怕不会想到,600多年前,明代一群文人靠“手抄”写出了一个“知识宇宙”——《永乐大典》。《不列颠百科全书》在相关条目中称之为“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”。然而,它的命运比任何一本工具书都要跌宕。

《永乐大典》重聚的故事

目前,《永乐大典》正本杳无踪迹,副本由成书之初的万余册到如今存世仅400多册,分藏在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藏书机构和个人手中。

现藏中国之外的《永乐大典》以英国为最多,恐怕与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后的劫掠有关。幸运的是,也有一些副本回到中国,被收藏至中国国家图书馆。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原馆长陈红彦讲了几个令她印象深刻的“重聚”故事。

1983年,在山东一位藏家的家里意外发现一册《永乐大典》。据说此册原是老太太的嫁妆,由于开本大,纸又结实,所以用来夹鞋样。书的天头地脚部分都已不在,但中国先贤留下的敬字惜纸的传统,让一位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把有字的页面保存下来,让里面的内容得到基本保全。后来,这一册大典收入中国国家图书馆后,由技术高超的专业修复人员做了修复,馆中至此又增加了“门”字韵的一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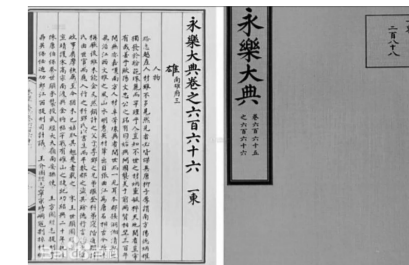
目前,最晚入藏的《永乐大典》是“湖”字韵的一册。2007年,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启动,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派专家组到各地督导。去华东的施安昌、孟宪钧、程有庆等人到了上海以后,遇到从加拿大回国的袁筱文女士,她带回一册《永乐大典》,机缘巧合下与专

家组偶遇,经查果然是《永乐大典》的原件,最后报国家文物局申请经费后将这一册购买回来。巧合的是,这册书的顺序正好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“湖”字韵两册书的中间,将原有的两册书关联起来了。

“二十四史”因它而完整

陈红彦说,修《四库全书》时,很多书因为政治因素有所删改,而《永乐大典》却没有,它的内容还原度较高。“它的特点是直取原书全文,并未擅自删减原书的内容,因此很多先秦至明初的宝贵文献得以通过它流传。虽然不是原书的样子,但内容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。”

原来文渊阁(清代皇家藏书楼)所存的一些图书,部分是《永乐大典》抄的底本,曾在大火中损失了很多,永乐大典的袁筱文女士,她带回一册《永乐大典》,机缘巧合下与专



以,后来有很多人编其他书籍时,从《永乐大典》里辑录原书,从这个方面来看,《永乐大典》是独一无二的宝库。”

她说,特别重要的是北宋薛居正所修的《旧五代史》。同为“五代史”,薛居正和欧阳修都修撰过,但因为后人更重视欧阳修的版本,薛居正的版本慢慢失传了。在修《四库全书》时,馆臣们从《永乐大典》中辑出了薛居正的《旧五代史》。“所以,如果没有《永乐大典》,那现在的‘二十四史’就变成‘二十三史’了。”

(摘自《解放日报》彭薇/文)

鲁迅与电影

1902年4月至1909年8月,鲁迅在日本留学。1906年,他因看了一部羞辱国人的幻灯片而决定弃医从文,并于1909年8月结束留学生活回国。

鲁迅作为一个忠

实的影迷,他一生看过超过150部电影,对探险和动物题材尤为感兴趣。在上海(见左图)的9年,是他看电影最多、最频繁的阶段(见右图,20世纪初期虹口大戏院)。这期间,鲁迅看了140多部电影,其中85%以上是美国电影。鲁迅所看的电影种类繁多,有探险片、科幻片、歌舞片、纪录片、喜剧片、风光片、儿童片等。

鲁迅并非只把看电影当作娱乐,他在1936年4月15日致颜黎民的信中这样写道:

我不知道你们不看电影;我是看的,但不看什么“获美”“得宝”之类,是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,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极去,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。

鲁迅很少独自一人去看电影。从他在上海的记录看,他和夫人许广平一起看电影的次数最多,后来也常同三弟周建人及其夫人王蕴如一同观影,再后来他们兄弟二人的孩子也会参与。此外,孙伏园、柔石、瞿秋白、萧军、萧红(悄吟)等也曾应邀与鲁迅一起看电影。



鲁迅同许广平携年幼的爱子周海婴,从1933年12月到1936年4月,共4次观看美国迪士尼《米老鼠》系列动画电影。鲁迅看过两次的电影有《人兽世界》《哥萨克》《漫游兽国记》《金银岛》,《泰山情侣》竟看过三次。

鲁迅看美国电影最多,但最欣赏的是苏联电影。1936年10月10日看完苏联电影《复仇艳遇》后,他在致黎烈文的信中写道,“午后至上海大戏院观《复仇艳遇》,以为甚佳,不可不看也”。同日又在致黄源的信中说,“觉得很好,快去看一看罢”。可见鲁迅对这部根据普希金小说《杜布罗夫斯基》改编的电影有多么喜爱。这也是鲁迅生前看的最后一部电影。

对自己作品的电影改编,鲁迅生前持谨慎态度。这从1936年7月19日鲁迅致沈西苓(导演)的信中便得知:“左联初成立时,洪深先生曾谓要将《阿Q正传》编为电影……我留心各种评论,觉得能了解者不多,搬上银幕以后,大约也未免隔膜,供人一笑,颇亦无聊,不如不作也。”

(摘自《光明日报》瞿孝军/文)

1559年,明朝皇帝突然下令招揽天下名医。李时珍也像他的父亲一样进入了太医院。

李时珍发现,古代的“本草”著作里有大量错误,有的是将几种药物混为一种,不加区分,比如人参、党参,疗效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被混为一种;有的是将一种误分为几种;有的是对药物的疗效描述不准确;有的是图文不符。

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改变,病人可能会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于是,李时珍在35岁那年毅然决定,不再以行医为主业,要重修“本草”。

为了编纂《本草纲目》,李时珍到各地进行考察,他进深山入老林,甚至请教游医和农民,不仅对每一种草药进行了认真的核实,还收集了许多珍贵的民间偏方。李时珍用了18年的时间进行野外考察,又用了10年的时间三易其稿,终于完成了自己重修“本草”的心愿。《本草纲目》汇集了1800多种药物,1.1万多个方子,供后人查阅。

李时珍年过花甲终于编纂完成《本草纲目》,那时他已经耗尽家中所有财力,再没有钱来出版这部

皇皇巨著了。而他的最大

心愿,就是让这部《本草纲目》早日出版,造福世人。然而令李时珍没有想到的是,出版这部书比编纂这部书更难。

在《本草纲目》定稿的第二年,万历皇帝突然关闭了全国的书院,不少儒生被杀,出版界也不敢出书了。1579年,李时珍不顾年事已高,毅然前往明朝的政治、文化中心之一的明朝旧都南京,寻找出版的机会。他拜见了曾经担任过湖广按察使、当时正罢官在家的王世贞,想请王世贞以文坛盟主的崇高声望为《本草纲目》写一篇序。王世贞答应写序,但序写出来却是10年之后的事情了。

1586年,李时珍的家乡又一次遭受大灾,这次大灾引发了规模较大的农民反抗,李时珍时刻担心这部珍贵的稿本和那么多精美的绘图毁于兵乱。

1590年,李时珍终于盼来了好消息,南京的藏书家、刻书家胡承龙看到王世贞作序推荐,答应将《本草纲目》刻版付印。南京之行的成果在此时才显现出来。1593年,李时珍去世,享年76岁。而《本草纲目》刻成是在1596年,也就是他去世3年以后。

(摘自《文史博览》纪连海/文)